



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探寻与当代意义 A RESEARCH FOR THE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SPREAD OF HINAYANA BUDDHISM IN YUAN JIANG (HONGHE RIVER) BASIN

肖迎 博士 教授 XIAO YING; Prof. Dr. *

刘楚潇 LIU CHUXIAO **

摘 要

利用傣族村落实地调研资料 and 通过辨析地方文献资料，探寻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播过和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宗教内涵和文化内涵视角，分析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的特征和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开发旅游资源的当代意义，其目的在于开发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宗教文化优质资源，为流域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推动生态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奠定资源基础。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search for the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spread of Hinayana Buddhism in Yuan jiang (Honghe River) basin by using the results of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view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eature of cultural resourc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urpose of developing the quality resource of Hinayana Buddhism which contains harmoniz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human, human and society, th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e industry in Minority Areas of Honghe River,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元江（红河）发源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西河，沿东南方向经大理州的巍山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涧县、南华县、楚雄市；玉溪市的新平县、元江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县、个旧市、蒙自市、金平等，到红河州河口县出境。在中国境内全长 692 公里，

*XIAO YING; Prof. Dr.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Yunnan University, P. R. China.
E-mail: 1078806946@qq.com

**LIU CHUXIAO.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E-mail: liuliuwxyz@vip.qq.com



称为元江，进入越南后称为红河。元江（红河）的流域面积 74890 平方公里，涉及 47 个县市。在该流域几百公里的河谷地带，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等民族。同时，这一区域也是哀牢山的腹心地带，是元江（红河）流域傣族文化的中心区域，因此，要寻找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痕迹，需要首先探索分布在这一流域的傣族及其文化。

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傣族在中国境内共有 126 万余人¹，云南有 104 万人，居住在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元江（红河）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其中元江（红河）流域傣族人口占我国整个傣族人口的 13% 左右。元江（红河）流域傣族由于居住环境的长期封闭，形成了不同的支系，在上游新平县，主要支系有自称为傣洒、傣卡、傣雅的三个支系；在元江县有傣釉、傣仲、傣卡、傣雅、傣郎、傣得、傣涨（种）自称的支系；中下游地区则分别有傣瑞、傣尤、傣尤克、傣克、傣拗、傣郎、傣亮等自称的支系²。

一、元江（红河）上游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寻迹

1、在傣族村落社会中探寻。元江（红河）上游的新平县和元江县的傣族人口占该流域傣族人口的 50%，是该流域傣族人口最多的两个县，外部对居住在这里的傣雅、傣洒、傣卡、傣仲等支系统称为“花腰傣”，是因其傣族女子的服饰古朴典雅、雍容华贵，特别是服饰的腰部彩带层层束腰，挑刺绚丽斑斓的精美图案，挂满艳丽闪亮的樱穗、银泡、银铃而得名³。花腰傣的名称最早见于清朝时期的文献，记载为“花摆夷”，他们自己认为“是古代南迁傣族的落伍者”，是古滇王室的后裔。

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的《元江府志》记录了傣族（白夷）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道光十五年（1836 年）修成的《元江州志》和民国九年（1920 年）的《元江志稿》则记录了傣族上层那氏（傣族）家族在元江的一些活动情况：北宋仁宗四年（公元 1026 年），元江部落首领那氏在礼社江边建城（今元江县城），称“步头”，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征南将军傅友德派兵平定元江，土官那直率众投诚，次年改元江路为元江府，并授那氏为知府世袭，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那荣赴京朝贡，明帝赐给元江军民府印信，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民族首领那鉴起义，起义失败，那鉴不降自尽，顺治十六年九月（公元 1659 年），那嵩率众守城三月，誓死不降清军，后城被攻破，那嵩全家登楼自焚，军民大多数在巷战中死亡。公元 1660 年，则在元江府设流官，实行改土归流。

文献记录表明，那氏傣族土司在宋朝时期即已崛起，元明时期始终保持对王朝中央统治阶级的忠孝，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明永历皇帝出逃昆明，绕道元江奔走缅甸时，那嵩专门修建了永历皇帝的驻跸地“大明庵”，为反清保明，不惜整个家族灭亡流散。对元江傣族村寨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古滇国时期所用的铜制兵器、乐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

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08/02

²郑晓云：《“花腰傣”的文化及其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1/01/15

³古滇国遗贵——花腰傣，云南旅游信息网，<http://www.foryn.cn/>



品等，还有铜涌、铜铸的房屋模型、有人物和动物立体雕铸的杖头铜饰等，这是否能说明来源于古代“越”或“濮”的傣族先民在这一地方居住的历史很长，并在那氏家族统领元江的600多年历史中，傣族民间与傣族上层统治阶级的联系。

南传上座部佛教公元七八世纪开始传入，到十四世纪最终在今滇南和滇西的傣族地区扎下根，从根本上影响着傣族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直到公元十四世纪，这一区域的傣族社会仍然保留着封建领主经济的完整模式，而元江（红河）流域为主的内地傣族已是封建地主经济的表现，文献记载元朝时期的寒赛（又称为刀典）和刀岱作为傣族上层积极发展经济和效忠朝廷，这都说明这里的傣族从上层到村寨居民已深受汉地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影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这一带的傣族没有文字，不信佛教，不过泼水节，保留着中国傣族在未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之前原有的文化状况，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⁴。

2、在文献及考古中探寻。据1984年出版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记载，在元江县境内还保存有较好的“大佛殿”“宝庆寺”“兴化寺”和“文星阁”以及“文笔塔”和“白塔”（那氏塔）。其中“大佛殿”始建于元代，但其建筑型制及雕刻像处处反映了唐宋以来型制过度的特点。“宝庆寺”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康熙、乾隆年间，至今一部分为民居，一部分成为村中议事场所。“兴化寺”建于明代万历以前，虽还保存原貌，但已破坏严重。“文星阁”建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至今主体结构基本完好。“文笔塔”老塔建于元代，新塔或建于明清两代，具有藏式喇嘛塔的造型，但均没有保留下来。“白塔”（那氏塔）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现保存完好。

2016年9月，对元江上游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怀有孜孜以求精神的学者们试图从考古发现中寻找蛛丝马迹。在元江县傣族协会组织下，云南省博物馆率领专家团队对元江古迹进行调研。在宝庆寺现场采访村中的白族老人杨发兴（79岁），并从手机上收索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坐像让他识别，他指明的原供奉在此的即是释迦牟尼佛坐像。在宝庆寺还发现墙上第一次出现佛教万字符号“卐”。“卐”万字符号来源于古印度梵文，在梵文中读作Srivatsalaksana（音译：室利鞞蹉洛刹那），意为“胸部的吉祥标志”。在因远镇沙浦的一个白族村寨，有一座寺庙被周围的民舍严严实实地围挡着，《元江寻佛记》记录说依稀可见曾经有前殿、中殿、后殿，左右厢房，雕龙木檐，刻花窗棂，福寿瓦当，吉祥天花，石狮石象，佛陀观音⁵。现如今只剩下一尊长满青苔的石狮，当地傣族研究专家认为这座寺庙是摆夷寺（傣族），是一个地道的缅寺。

因远镇红安村二甲村的白夷庙遗址发现了重修寺庙的两块石碑，但文字不可见，在一处倒塌厉害的白灰墙柱上有着无数的“卐”，一幢被称为藏经楼的建筑经景谷县傣族研究专家识别，它不是藏经楼，而是缅寺里用来举行和尚们升职仪式的地方。将海作图的《元江寻佛记》转引白族学者李崇隆《元江佛教的源流及其文史内涵》的文章：“元江县境内有哈尼族、

⁴段红坤，陈歌朗：《民族文化遗产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以新平县“花腰傣”民俗旅游为例》，《大舞台》2011/02/20

⁵【转载】《元江寻佛记》，<http://blog.sina.com>



彝族、傣族、白族、拉祜族、苗族、回族、汉族等多种聚居民族，其中傣族、白族和汉族信奉小乘佛教”⁶，尽管对元江县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现象的寻觅如大海寻针，但若把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民族宗教文化上，我们发现这里应该是原始宗教、汉地佛教（大乘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交汇区域甚至是传播的竞争区域。

二、元江（红河）中下游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寻迹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县位于元江（红河）流域，哈尼族、傣族、苗族、瑶族、彝族、壮族、回族、布依族、拉祜族、布朗族是红河州的 10 个世居民族，其中分布在元江（红河）中下游的傣族主要聚居在元阳、金平、红河等县，散聚在河口、绿春、个旧、蒙自等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红河州傣族共有 10.62 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37%⁷。

研究发现，占全县总人口 5.2%（2015 年统计数据）的金平傣族所呈现的宗教文化既有原始的宗教表现，也有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的痕迹，这里我们着重对佛教文化痕迹进行探讨。

1、金平傣文。金平傣文亦称“傣端文”，是我国四种傣文中的一种，来源于古印度梵文字母系统，都是拼音文字，与泰国的泰文，缅甸的缅文，柬埔寨的柬埔寨文和老挝文同属于一个体系。目前，懂得这种文字的人很少了，民间还流传着用金平傣文手抄的书籍，如《娜努婚努》《布多勐》《南窝妮》。

张公瑾在其所著《傣族宗教与文化》一书中说：傣族在历史上使用过傣仂文（西双版纳傣文）、傣哪文（德宏傣文）、傣绷文（缅甸傣文）和傣瑞文（金平傣文）等四种不同形体的文字。建国后，为与新傣仂文和傣哪文区别，这些文字都称为老傣文。四种文字都属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傣哪文是方形字母；傣仂文、傣绷文是园形字母；傣瑞文则既有方形字母也有圆形字母。金平文字母的表音原则与傣仂文相近，有声母 48 个、韵母 92 个，三个声调符号，这种文字又与越南的白傣文、黑傣文大同小异，金平傣族称傣瑞文即是白泰文。傣仂文创制于八世纪以前，傣哪文创制于十四世纪后期，傣绷文可能创制于元明时期，但金平傣文的创制时间还有待考证，在保留傣文文献方面，金平傣文还未见保留的文献资料”⁸。

2、金平傣族泼水节。李永光在“中国红河网”上载文道：2015 年 4 月 17 日至 19 日傣族泼水节在金平勐拉乡勐拉街举行，节日期间，开展具有傣族民族风俗的“放高升、高脚竞速、斗鸡、斗鸟、丢包、打木傩”等多项民间文艺表演活动⁹。据目前的研究认为，泼水节起源于印度，最初是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泼水节不仅是我国傣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缅甸、泰国、老挝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的一个重要节日。按佛教自己的说法，泼水节又称佛诞节、浴佛节和花节，是纪念释迦摩尼诞生的节日。

⁶【转载】《元江寻佛记》，<http://blog.sina.com>

⁷红河日报。2015/02/20

⁸张公瑾，王峰著：《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⁹中国金平网，<http://www.hhzjp.cn/>



金平县傣族泼水节的日子与西双版纳傣族、德宏、临沧等地傣族一样是依据傣历来确定的，据 1954 年对西双版纳的景洪坝曼各寨高僧祜巴调查，以及刀永明《傣族文学与佛教》中所记，还根据傣族历法中的纪元纪时法，傣历是直接从梵语和巴利语借入，采用印度历法中的数据制定出来的，历法是在公元七世纪随上座部佛教传入的。由于泼水节正直公历四月中旬，恰是傣族地区种植水稻的时间，可见佛教历法和节令密切结合，使得傣族泼水节长盛不衰。

三、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含义解析

长期以来，在云南省南部和西部傣族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当地民风民俗交织在一起，不仅形成了一大批风景秀丽的宗教胜地，还积淀起来了大量重要的宗教文化资源，通过对这些佛教文化资源进行分析，有利于旅游产业利用宗教文化资源，增加游客对宗教文化的认知。

对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寻踪可以肯定，在这一流域仍然有大量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存在着，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开发佛教文化资源中那些能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繁荣、民族进步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要素。

1、维护上座部佛教的原始教义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分化，分化出“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由一批坚持原始教义的长老组成，恪守佛教原始教义的“五蕴、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上座部佛教进入我国傣族地区，尽管在传播过程中与早就存在于傣族社会中的原始宗教冲突，但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最大的特点是佛法与王法一致，很容易受到傣族统治阶级的扶持而在傣族地区站稳脚跟，相较于原始宗教而言，上座部佛教是一种比较进步、比较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断进入民间，进入村寨，形成了佛寺林立的繁荣局面，虽然“佛教傣族化了”，但其宣扬的佛法、寺庙建筑、管理和僧侣生活都还保留着印度原始佛教的遗迹，比如只奉释迦摩尼为教主，不相信其他菩萨，提倡积德行善、谋求自我解脱，到达极乐世界。元江县的佛寺遗址只有释迦摩尼佛也可说明佛教原始形态在这里的体现。

“五蕴、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的佛法精要，正好契合人们纾解现代工作生活压力的需要，因此需要我们有效利用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佛法教义，在宗教文化资源开发中注重宗教知识和教义教规的认知和理解。

2、与地方原始宗教调适融合的“泼水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进入我国傣族地区之前，傣族先民盛行多神崇拜，“他们崇拜的对象是与自己的生存最为密切的自然物和生产生活资料，如：太阳、山、水、土地、树木、村寨、粮食等，因此，太阳有太阳神、树有树神、山有山神、江河有水神，土地有“田头鬼”、“地基鬼”，水泉有“洼子鬼”，风有风鬼、家有家神，村寨有寨神，勐有勐神，粮食有谷魂，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傣族对这些自然物的神灵都要定期进行祭拜”¹⁰。

¹⁰朱永军：《德宏州傣族宗教民俗与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教学论坛》，2013/06/12



傣族的原始宗教在傣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即使在佛教传入之后，在傣族佛教信仰中也有原始宗教的烙印，最显著的就是佛教节日“泼水节”。无论居住在边境一带坝区的傣族还是居住内地河谷地带的傣族，自古以来种植水稻，与水稻种植最直接的神是水神，在长期对水神的崇拜和对水渠的管理仪式中，培养了他们对水深深的依恋和崇敬。傣族人民把水视为圣洁、吉祥、美好的象征。

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宗教仪式“泼水节”也称为“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泼水节时间在每年4月中旬，时值傣族地区农忙之时，用水量大，此时也是对水神祭拜的日子，佛教节日与原始宗教在长期的调适过程中，不仅“泼水节”的节日内容增加了很多傣族的传统宗教的成分如：丢包、放孔明灯、放高升、寻找意中人，更要呈献鸡、酒、槟榔、花束、蜡条等贡品祭祀水神，过泼水节，也使傣族对水神的崇拜走出了“地域保护神”崇拜的桎梏，把“泼水节”演进成了更隆重、更多样、参与者更甚的重大节日。在这个最重大的节日里，他们唱到¹¹：

美丽的鲜花缤纷璀璨，
快乐的泼水节呀，水花飞扬。
咚噔噔，象脚鼓声多激昂，
哟哟唔，傣家男女多欢畅。
你一桶呀，他一缸，
清新的甘露水啊，
浇得人们心花放。

《元江佛教的源流及其文史内涵》文中写道：“元江县境内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拉祜族、苗族、回族、汉族等多种聚居民族，其中傣族、白族和汉族信奉小乘佛教……每逢朔望日，身着节日盛装的教徒虔诚地从神龛上将前人特制的石质小佛像取下来，用红糖加以香面泡制的水汁洗净尘灰¹²”。李永光在“中国红河网”上载文道：2015年4月17日至19日金平傣族泼水节在勐拉乡勐拉街举行，藤条江河畔人山人海，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群众与傣家人一起欢度快乐的节日，身着各族盛装的男女载歌载舞，相互泼水祝福。可见从过去到现在，元江（红河）流域与傣族文化及上座部佛教有文化渊源的“泼水节”曾经存在并在下游傣族聚居地区表现浓郁。

3、依山傍水的佛教建筑和村落建设

（1）依山伴水的佛教建筑。上座部佛教进入傣族地区后，傣族的建筑艺术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在吸收泰国、缅甸和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傣式建筑的鲜明特色。在云南南部和西部傣族地区，村村有佛寺。在更大的傣族聚居区里，距佛寺一定的距离里，还要建筑独立的佛塔，这些佛塔一般居高临下、金碧辉煌。

¹¹ 元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编：《元江历代诗词楹联选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11

¹² 【转载】《元江寻佛记》，<http://blog.sina.com>



虽然在元江（红河）流域难寻堂而皇之的南传上座部佛寺和佛塔，但自元朝至清朝年间建造的佛寺一般位于自然环境最好的地方是肯定的，在元江县，保存尚好的有大佛殿、宝庆寺、兴化寺、文星阁、白塔，还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妙莲寺、红安二甲村和沙浦村的“缅寺”，它们都建在元江城内和因远镇，《元江历代诗词楹联选集》选登的“南娥洛桑”中写道¹³：

在祖国遥远的边疆，
有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它像个金色的巨盆，
在万山丛林中把大地镶嵌。
滚滚的元江从这里流过。
金色的盆地闪耀着凌凌波光。
江两岸长满了香甜的果木，
伞样的芒果树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
酸角树的果实压断了粗壮的枝条，
高高的攀枝花红得像火一样。
菠萝和荔枝争着比甜比美，
波罗蜜比香蕉还要醇香。
西瓜睡满了河滩，
密密麻麻的甘蔗盖住了山岗。
一年两熟的稻谷像金子一样喜人，
还有那数不尽的木瓜、橙子、槟榔——
八哥常歇在牛背上歌唱，
土绿翠也把这里赞扬。
画眉的歌喉在这里显得更清脆，
就像最善唱的傣家姑娘。
啊，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哟，
这里的一切都发出孔雀般耀眼的光芒。

清朝同治年间，元江籍名士张保岐《因远八景》中记述了因远安仁村和延庆村的优美景观有“双林积翠”“半岭环烟”“山云降雨”“龙泉喷珠”“悬崖瀑布”“楼台倒影”“落日返照”“荒营夕照”，“楼台倒影”特别说明了稻谷收获后蓄水田中，相连数十顷，冬春之交，风情水止，四面村落寺观楼阁台榭倒映其中-----。

（2）追求园林化目标的村寨建设。在较长的时期内，傣族生活的环境是茂密的森林、是江河湖泊，他们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种稻和从事渔猎，直到清朝时期，文献中对生活在元

¹³元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编：《元江历代诗词楹联选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11



江流域一带的傣族描写道：“摆夷性温良，依水而居，平地而耕。通汉语，风习亦近似。”傣族对山、水、林、田等自然神灵的崇拜使他们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他们从来不乱砍伐薪柴，建筑用木都是自己种的铁刀木和龙竹，一蓬竹子一次不得砍超过 25%。各村寨都定有村规民约，决不允许任何人砍伐水源林，违者重罚。饮水、用水两分开，村中有直接饮用水，有易于识别的保护设施和装饰，即使是使用生产用水也要合理进行分配。由于对植物和水源保护得好，动物也得到了保护。《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县志》记载元江的植物在区系成份上，既以我国古热带的北部湾区系为主，又有较多的古热带滇缅泰区系成分和泛热带东亚区系成分，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番龙眼、树蕨、观叶天料木、野茶、翠柏、荔枝、红椿、七叶树、千里揽仁、钟萼木、顶果木等，属元江特有的植物是星毛粟米草、元江茉莉、元江羊蹄甲、元江芙蓉、元江山柑、元江羽叶秋。《县志》还记载野兽 22 类，爬行动物 11 类，野禽 27 种。

在新平、元江一带以花腰傣为主的傣族村寨，人们依山伴水建造“土掌房”（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隔为数间，做卧室、厅堂和粮仓；下层存放薪柴、农具。土掌房房顶平整可晒谷物），在房后栽培修竹、榕树、荔枝、芒果、槟榔树等，绿树成荫，房舍四周又被梯田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相当迷人。在村中立树神为寨神，被视为建寨的老祖先，死后变成神保佑后代，神树即是供奉老祖宗的神位所在，在元江和新平县，几乎每一个傣族寨子都有一片浓荫蔽日的“龙树”。树无定数，凡生长在自古相袭的“龙树”地的树木都是“龙树”，春节后，村民都要祭拜龙树祈福。

元江（红河）中下游的红河州境内，傣族自称和他称复杂纷繁，“有“傣”、“傣尤”、“傣拉”、“傣朗”、“傣卡”、“傣尤保”、“傣保”、“鲁傣鲁南”、“傣娄”、“傣洛”、“傣端”、“布莽”、“傣雅”、“摆夷”、“摆依”、“把依颇”、“阿簇咄”、“阿簇”、“依”、“比玉”、“朴丹”、“黑傣”、“白傣”、“普洱傣”、“水傣”、“旱傣”、“水摆夷”、“旱摆夷”等 20 多种自称和他称。这些傣族来自于四个地方，如自称“傣尤”的傣族来自保山地区和越南老街省；自称“傣卡”的来自广西太平府；自称“傣泐”的傣族来自西双版纳；自称“鲁傣鲁南”的傣族来自越南莱州省孟来县和清河县”。¹⁴《元阳县志》记载，居住在元阳县的傣族多从西双版纳一带迁入。至今自称“傣泐”，“普洱傣”，居住在金平县勐拉乡新勐村普洱上寨、普洱中寨、普洱下寨村的傣族也来自西双版纳，具有与西双版纳傣族追求村寨园林化理想生活目标的认同感，村寨建设要依山伴水、要有良田，要建成花果园，他们有“五树六花”，所追求的是山、水、林、田、路所组成的大花园。

（3）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

调研过程中，听到很多关于元江（红河）流域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故事，特别是这一区域人口较多的哈尼族、彝族和傣族，在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方方面面都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一区域各民族团结友善，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¹⁴龙保贵：《红河州傣族历史源流和族称及其流迁状况略考》，《红河学院学报》，2008/08/28



一是植根在宗教信仰中的民族自律。在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白族“本主”教甚至基督教进入元江（红河）流域前，各民族多信奉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通过对所认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本身的神灵崇拜，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大量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久而久之，一些内容逐步形成了具有约束全体村民的“村规民约”，如：在生产中共同对森林、土地、水的敬畏，砍竹子盖房不能一次砍光一蓬竹子，伐木有固定的日子，建房也要有固定的日子，对破坏水渠的人要严惩等。在新平县硬寨，有一棵已经枯死的老神树，被村民用石头砌了高约一米的围墙挡起来，有谁试图想砍倒都会受到其他村民的制止，大家都知道死去的老神树不能乱动。

有研究认为，原始宗教是一种地域性的封闭原始的宗教，但恰好正是这种以地方村寨为主的人们共同体在千百年来的宗教活动中形成了“行为自律”“村寨自律”，在没有受到外来强权侵入的情况下，村寨与村寨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是融洽的，民族内部更是处处反映出人们自律互助的精神面貌。傣族村寨把团结互助视为第一美德，人人有义务抚养孤老，历史上傣家人不偷窃、不乞讨、没有职业乞丐，傣族的谚语“别挑过重的担子，别干盗窃的勾当”“宁丢银，不丢脸”“不骗他人财物，不占别人便宜”，直至建国初期，在傣族寨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优良社会风尚比比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白族“本主”教、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甚至基督教进入元江（红河）流域，不论它们在这一流域的传播形式和表现程度如何，都说明这里的民族是开放和包容的，当佛教、基督教这些比较入俗的宗教进入，它们能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生活，不仅没有阻断原已形成的民族自律，还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更加促进民族进步发展。

二是对水资源的共同保护和利用。水是整个元江（红河）流域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各民族千百年来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水文化”，不断演进为对水的认知，形成传统的水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对今天各民族协力维护这一流域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有很好的启示。在这一区域，对水资源最佳的保护和利用就是梯田农业和梯田文化的形成。自古以来，元江（红河）流域，森林、居住、梯田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在各民族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格局。位于元江（红河）中游的元阳县是梯田的发源地，明朝开始，他们就把已形成的山地种植改造成梯田农业，后来逐渐推广到红河县、金平县、绿春县以及上游的元江县、新平县，整个元江流域进入梯田农业阶段，共同成为亚洲文明的一个奇迹。

最早建造梯田的是哈尼族，他们把从高山流出的水经人工修建的河沟引入村寨、引进梯田，不断扩大的梯田面积需要不断新建灌溉沟渠，因此形成了该流域庞大而复杂的灌溉系统，该系统的维护需要技术交流和分享，才能达到梯田符合地势及保水的高度及平缓度的要求，还必须对梯田精心养护，才能不垮塌而危害其他人家的田地，显然哈尼族不仅把灌溉渠修建和维护技术推广到了元江中游和上游其他地方的哈尼族社会中，通过“邻里之间”的交流学习和推广，其他民族也获得了分享，并将之传到更遥远的地方。《元江县志·人物传·那嵩》记载道：明末，那嵩承袭土知府派遣弟那华开辟普洱，教民兴修水利，开荒屯垦。明末清初，傣族已掌握了娴熟的农业水利技术，并积极把这项技术传授出去。



四、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

对元江（红河）流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的探寻及对其佛教文化内涵的分析来看，我们要紧紧抓住拓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更加促进地方旅游产业繁荣发展的契机，主动挖掘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含义中那些能促进流域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健康的积极要素，经过恢复、再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元江（红河）流域独具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地方旅游业健康稳步繁荣发展的需要，进而形成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1、促进流域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2015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说“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元江（红河）流域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与水平参差不齐，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位于该流域的南涧县、巍山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县、绿春县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一些居于深山的哈尼族、彝族、拉祜族至今产业基础相当薄弱，居民收入不稳定，到 2020 年，元江（红河）流域各民族要与全省全国一道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必须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智慧，走一条资源整体调动，优势资源率先开发的路子。

该流域各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有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政治资源和建设资源等整体的资源，其中也有资源的优势和劣势，要促进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共同发展，必须梳理资源、调动资源、利用资源和进行资源的资本转化。从绿色生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全球发展背景看，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并转化成为持续健康的旅游产业，形成资本或资产具有绝对的后发优势，通过对这一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但能加快旅游服务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还能以旅游产业为抓手推动一产（梯田文化为内涵的农业第一产业）和二产（佛教文化产品开发、生产加工）的协同发展，形成与三产（流域旅游业）融合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为这一流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拓展更大的空间。

2、促进流域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发展

元江（红河）流域各民族长期保持民族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良好社会氛围，始终保持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为当地开创各项经济和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高度把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生活的参与积极性调动起来，还能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更加促进流域各民族的友好互助、宗教和睦和民族关系融洽。具体体现在：

一是增进各民族的友好互助。在长期的发展中，元江（红河）流域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经济，形成了既与全省民族关系和睦友善的主流相一致，又具有流域特点的民族关系，同时也形成了最具特色的人与自然环境相依相存的民族关系。通过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的探索和有序开发利用，不仅能保持当地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敬畏而适度地



有规律地利用资源，不断创造流域民族与生态环境友好的大美，而且各民族之间长期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和相互依赖，比如传授梯田修建管护技术、彼此之间对水资源及其环境爱护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民族帮助落后的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因此也创造了流域民族之间互助关系的大美。

二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内涵衍生出的佛教文化资源是属于整个流域各民族共享的，挖掘这些资源并加以调动转化，需要流域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发挥智慧，同时需要与国家和云南发展战略目标和具体实施工程结合起来，比如开展“森林云南”建设，流域内各县（市）把受到破坏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修复过来，把日益加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调整过来，使流域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相处的状况进入新常态、形成新格局，让处于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共同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生态资源，共同分享公共生态产品；开展绿色产业发展建设，帮助各民族利用好生态优势资源和佛教文化资源，对贫困程度最深的少数民族，采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互帮互助“挂包帮”，在民族贫困地区打一场促进其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伟大战役；开展“美丽云南”建设，促进流域村村寨寨的人民把自然山水之美、民族文化繁盛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释放出来。

三是促进民族宗教和睦。元江（红河）流域宗教类型多样，原始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各民族中有明显的体现，一些民族还同时信仰两种宗教。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各民族对大自然与自身生计间关系认识程度的不同以及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形成了流域民族宗教和谐共处、长期和睦的局面。要赋予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现代文化的含义，挖掘佛教文化中那些对民族团结进步与和谐发展积极的成分，要把佛教文化中对人的健康发展与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认同提升到对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认同，这种由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凝集力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内生力量，是推动元江（红河）流域各项事业建设成功的主体力量，也是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宗教和谐共处的原生力量。

3、促进生态资源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根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一定要坚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走生态文明之路，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追求”。¹⁵

佛教的生态观主要包含无情有性的自然观、众生平等不杀生的生命观、追求净土的理想观。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对自然资源——水有着独特的情感，因为水能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畜兴旺，因此对水的利用更加有效，对植物的种植和利用更加小心翼翼，其居住的地方就是一幅人与水、人与景、人与花木的画面。

¹⁵ 《建设生态文明增进民生福祉》，新闻中心，<http://www.tibet.cn/>，2014/10/28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¹⁶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民生本质。2013 年 8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到 2020 年，要把云南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示范区，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山美、水美、人欢笑的“美丽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资源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底蕴，完全可以通过积极建设宗教旅游胜地，让丰富的植被、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质、丰富的产品、优美的景观成为良好的公共产品，人人可以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和享用者。

参考文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第六次人口普查》，2017/08/02
- 元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编.《元江历代诗词楹联选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11
- 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2/06
- 中国外文局编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1/11
- 张公瑾王峰著.《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06
- 杨明珠，杨涛等.《文化生态学下花腰傣服饰的文化剖析》，《学术探索》2012/03/15
- 胡长生.《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08/15
- 新闻中心.《建设生态文明增进民生福祉》，[online]，<http://www.tibet.cn/>，2014/10/28

¹⁶任理轩：《坚持绿色发展》，《人民日报》，2015/12/22